



抗戰歌
劇選

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行營政治部印

田漢等作

編 選 要 旨

抗戰戲劇運動是應該包括所有的舊歌劇——平劇與各種地方劇——都在內的。舊歌劇在內容與形式上雖都有着種種缺點，但它依舊是民衆所理解，所歡迎的戲劇。在目前動員全民參加抗戰的時候，應該利用它來擴大我們抗戰的宣傳。

舊劇本雖然有許多不合於時代的需要，但其中也儘有可取的，例如「風波亭」、「別母亂箭」等劇，搬演忠勇義烈之士，慷慨殉國，不僅可以表揚我民族固有道德，且能增進民族意識，激發愛國情緒。又如「八大鎚」一劇，王佐斷臂說書，實是一種反間諜的工作；陸文龍自幼被俘，亦正與現在被敵人擄運回國的幼童相似；其於瞭悟之後，倒戈擊敵，更足鼓勵反正。諸如此類，在抗戰中仍可採作宣傳之用。我們不應該把舊劇本一概抹煞，而應該把它重加整理——應刪除的刪除，應修正的修正，使它能够抗戰宣傳上充分發揮它的效能。

但僅僅整理，還是不夠的。舊歌劇既為一般民衆所理解，所歡迎，就應該利用舊形式來編製新劇本。抗戰以來，全國的士兵和民衆已創造出無數的英勇壯烈，可歌可泣的史蹟。倘在這些史蹟中找取

題材，編成舊歌劇，使它通過舊形式而流傳於千百萬人的心中，其效果將是如何的宏大！

關於舊劇本的整理與編製，早有人在着手進行，且已有相當成績。這「抗戰歌劇選」便是就已有的成績中採集而成的。

這裏面，一部份是舊劇本的整理與改編，一部份是新故事的創作，都曾經過各職業的與非職業的劇團實際演出，嘗試成功的。希望各地的戲班及票友能多把這些劇本演出，使歌劇運動能在獲得新的生命之後，担負起更偉大的任務，成爲爭取抗戰勝利的一個有力的工具。

編選說明

一 本輯所選各劇，大都已經各地的職業戲班試演過，有的是以平劇的形式演出的，有的是以地方劇——如漢劇，楚劇，桂劇，湘劇，秦腔等——的形式演出的。這各種的戲劇雖然形式略有差別，而劇本的編製是大體相同的。因此本輯所選各劇，每一種地方劇都可以變通演出，不必拘泥於原作的體制。

二 本輯所選各劇，有一部份的題材是採用舊有的故事的，如「岳飛的母親」、「新雁門關」、「梁紅玉」等，有一部份是採用目前抗戰的故事的，如「聯莊禦侮」、「戰膠東」、「新打城隍」、「新拾金」等。舊有的一切都可依原來的形式演出，自無問題。新的各本，為便利戲班的上演起見，所有角色，服飾，場面以及武行，開打等，亦都以不變更舊有的技術為原則。

三 舊歌劇每齣中只重視一二主要角色，本輯所選各劇，則並不如此。故排演者務須注意，使全體角色都能配合協調，必須這樣，才能使全劇的精神充分表現。

四 「岳飛的母親」、「梁紅玉」、「新打城隍」及「新拾金」諸劇，原都有老本子的，經各作者的改編後，內容更加充實了許多，各戲班排演時，應勿以其為是老戲而忽略了牠們的意義。

新雁門關

田漢

第一場

(四胡將上起霸,各報名氏)

甲 列位將軍請了。

乙丙丁 請了。

甲 狼主升帳,你我兩廂伺候。(各下)

(四龍套引軍師,胡酋同上)

酋: (引)百萬緄緄,要奪中華四百州。(入帳定場詩)厲兵秣馬十餘年,夜夜將軍枕甲眠,堪笑

中華無大將,雄師指日克幽燕。(白)孤王××是也。經武十有餘年,趁着中國邊備不修,統領

雄師,大舉南犯,攻城略池所向無敵。不想兵至雁門關,攻打一月不下。——軍師。

軍師:
在。

酋：敵軍頑抗如此，不知何日方可奪取中華天下？

軍師：狼主不必憂煩，現有華將張國華前來投效，敵軍虛實，問他便知。

酋：如此，快快帶他進帳。

軍師：啓奏狼主，中國人最愛假面子，少時張國華進帳，切不可怠慢於他。

酋：那個自然，快快宣他進帳。

軍師：狼主有旨，宣張將軍進帳。

（內白）領旨。（上白）笑罵由他笑罵，漢奸我自爲之。參見狼主。

張將軍，平身，賜坐。

謝狼主。

張將軍，孤王興兵攻打雁門關，一月不下，不知將軍有何高見？

此間守將胡宗光，精明強幹，又加深得民心，慢說一月，一年也難望攻下！

如此，難道要孤王罷兵不成？

大王不必心焦，陽方口守將是臣心腹好友，祇要大王賞以高官厚祿，娶了寧武關，引兵南下原平，抄敵人後路，不怕此關不下。

軍師：

祇是胡宗光與平型關守將郭子春驍勇非常，却也不要輕敵。

不妨。胡郭兩人雖然驍勇，祇是從來意見不和。祇要臣略施小計，包管他們兩人自相殘殺。

張將軍妙計如神，孤王奪得中華天下，不少你的封王爵位。

謝狼主。

張：如此，請軍師傳令。

箇：哈密谷將軍聽令。

軍師：在。

甲：將軍帶領五萬人馬，佯攻雁門關等敵人撤退，佔領關頭，不得違令。

軍師：得令。（接令下）

乙：格赫將軍聽令。

軍師：在。

乙：將軍帶領五千人馬，隨同張將軍攻打陽方口，得手之後，長驅南進，佔領原平，直抄敵軍後路，不

得有誤。

乙：得令。（乙同張下）

軍師：（交還令旗）傳令已畢。

酋：即日起兵。軍師。

軍師：臣在。

酋：我們得了張將軍，就如盲人得了眼睛，真國家之洪福！這正是人如潮水馬如霞。

軍師：塞上紛紛競鼓笳。

酋：不是漢奸來獻計。

軍師：大王何日坐中華？

酋：坐中華。

軍師：坐中華。

酋：哈……。

軍師：哈……。（下）

第二場

（胡宗光上）

胡：（引）鎮守雁門關，胡兒心胆寒。（院子暗上侍側，白）俺雁門關總鎮姓胡名宗光，逼近胡邊，

一向整飭軍馬，不敢怠慢。胡兵大舉攻關，本鎮適當衝要，正是男兒報國之時。前日原平公幹，軍情緊急，本鎮即日回關禦敵。請夫人出堂。

請夫人出堂。

院子：（白）請夫人出堂。

夫人：（上，引）罷繡停針，何日裏仗劍出征？（相見，坐）老爺，喚妾身出來，爲了何事？

胡：夫人那裏知道。下官回家一日，軍報如同雪片飛來。

夫人：就該回關鎮守才是。

胡：正要即日辭別夫人，回關禦敵。

夫人：妾身備安，與老爺饒行。

胡：有勞夫人。

夫人：丫鬘看酒。（唱）用手舉起酒一樽，亂愁如雨不堪論。男兒報國是本分，莫讓胡兒度玉門。

胡：夫人哪！（唱）接過玉盞一飲盡，多謝殷勤兒女情。此去誓把胡塵靖，不能成功便成仁。辭別夫人跨金盞，（拱別）但願得奏凱轉回程。（下，忽回）

夫人：老爺爲何去而復返？

胡：非下官去而復返。此去回關禦敵，雖已差人請求援兵，怎奈各鎮不和，怎當敵人傾國之師，下官

萬一不幸，夫人你……

夫人：妾身麼？老爺放心前去，妾身雖是女流，也知道天下興亡，人人有責，到緊急之時，也要隨老爺上

陣殺賊，共衛國土也。

胡：好哇！（唱）夫人倒有男兒志，大廈還須衆木支，辭別夫人殺敵去，夫人呀！風冷霜寒你要好自

護持。

夫人：妾身曉得了。（胡下，夫人送別後）夫呀！（唱）一見老爺上馬行，不由妾身淚暗吞，將身且把

二堂進……但願胡兒一掃清。（下）

第三場

（卒提燈引胡宗光上）

胡：（唱倒板）聽譙樓，打罷了，初更鼓響。（迴龍）爲國家，那願得塞上風霜。（原板）都只爲匈奴國太猖狂，攻我城，略我地，賊好比無鑿的虎狼。我也曾向各路領兵取將，我也曾督民夫鞏固

胡：院子：

金湯，衆兒郎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着拿血肉保衛家鄉。巡罷了城廂回寶帳，（兩將上，爲拂衣上雪花，胡唱）雪花點點沾衣裳。

參見老爺，夫人有書信前來，老爺請看。

（看書介）啊呀，原來夫人寄書來了，待本鎮一觀。（念）繡戶貂裘煖，邊關鐵甲寒。望夫雖有石，不化斬樓蘭。啊！夫人你好深情也。（左右呈閱軍報，閱畢大驚）啊呀！原來敵人買通漢奸，從甯武關直犯原平。後路若失，此關難保。黃將軍聽令！

在。

將軍帶領本部人馬，死守此關，不得違令！

得令。

何將軍聽令！

有。

隨本鎮帶領三千人馬，急救原平。何將軍哪！（唱）將軍隨我把旌旗整，冒雪衝風救原平。（下）

第四場

(侍女引天入)

夫人：

(引) 鼓聲思大將，見雪憶征人。(白) 妾身張氏，小字蘭英，生長武門，頗知兵事。自從邊情緊急，丈夫回關禦敵，也會修書問過安甯，數日不見家報，不知情形如何。不免趕製寒衣，寄給守土衛國的將士們便了。丫鬢掌燈。(唱南梆子) 叫丫鬢與我把紅燈掌起，且與那出征人趕製寒衣。恨胡寇連年進攻不已，他當我中華太可凌欺。攻我城，略我地，烽烟四起。寡人妻，孤人子，滿目創痕。(白) 丫鬢，什麼響亮？

侍女：

啓稟夫人，外面竹林裏的小竹子給大雪壓歪了，彈在窗子上，故而響亮。

夫人：

(感嘆) 原來如此。哎！風吹梅瓣落，雪壓竹枝低，前綫的將士們好辛苦也！(接唱) 多虧了將士們忠心禦敵，戰沙場那顧得大雪紛飛。打勝仗全憑軍民一氣，我豈敢珠簾下深坐翠眉。

侍女：

啊呀！夫人你做好了一件事了嗎？

夫人：

是呀！我做好一件事了。

侍女：

夫人瞧，我也做好一件事了。

夫人：

好啊！我們多做一件寒衣，前綫勇士就多添一分熱意，你我再做一件吧。

侍女：

祇是夜深雪重，夫人累壞了身子，還是早些安睡了吧。

夫人：我累是不累，到有些冷起來了。丫鬚，取我的寶劍來，待我舞劍一番便了。

侍女：是！（取劍）

夫人：（舞着劍一面唱二六）午夜停針舞一番，雪光那及劍光寒。從來救國無男女，準備提刀上繡鞍。

（外面人馬嘶鬧，院子倉皇入）

院子：院子求見。

夫人：夜靜更深，何人喧鬧？

院子：適才街鄰紛紛言道，甯武關失守，胡兵潮水一般殺奔前來，看看原平難保。這地縣太爺帶起家眷星夜避走了。請夫人速作主張。

侍女：啊！那怎麼得了！縣太爺逃走了！我們快逃命啊！

夫人：縣太爺逃走了，我們就得逃麼？

院子：夫人哪！（外面馬嘶）事已至此，就快快逃往老爺任上去吧。

夫人：原平若失，雁門關後路截斷，老爺必然分兵來救，我們好趁此殺賊，快快改扮男裝趕上去吧。（換裝）這正是：救亡敢讓奇男子，脫却羅衫換戰袍。（換裝下）



第五場

（四龍套引將軍郭子春上）

郭：（引）疾風知勁草，世亂識英雄。（白）本帥平型關總鎮郭子春，聞聽陽方口失陷，原平危急，帶兵巡視各地，嚴防奸人蠢動。來，左右！

兵：有。

郭：如有形跡可疑之人，抓來見我。

兵：是。（郭下）

夫人：

（內唱倒板）急急忙忙出府門。（男裝上唱）又祇見難民亂紛紛，錦衣食肉終何用，只害得兒女們找不着娘親。催馬加鞭往前進，（丫鬢坐下）丫鬢不走爲何情？

侍女：

我說夫人，咱們男不男女不女的，在路上可怎樣稱呼啊？

夫人：

對啊，我看這麼着吧：我叫胡大相公。

侍女：

我呢？

夫人：

你就叫胡二相公。

侍女：院公他呢？難道他叫胡三相公麼？

夫人：他麼？他還是叫院公吧。走啊。

侍女：走得累了。夫人，我們在柳林子裏歇息歇息如何？

夫人：瞧，你又叫夫人了。

侍女：啊！胡三相公。（入林）

兩卒：（暗上）夥計，他們男不男女不女的，必是奸細。（出鍊鎖二人）鎖了！

夫人：何事？

兩卒：拿奸細！

夫人：哎，我們不是奸細。

兩卒：見了我們大人再說。

夫人：哎，這是那裏說起。（同下）

院子：（得脫）啊呀，且住！夫人被人捉去，如何是好？……哦，有了，那方來了一隊人馬，高打着張字旗號，想是我們的軍隊，不免求他們來營救夫人便了。（急下）

第六場

(四卒引張國華上)

(引)漢兒仗得胡兒勢，又向中原殺漢兒。(白)俺張國華，憑着狼主威福，攻入甯武關，殺到原平地面。祇是胡郭二人兵力還強，倒要提防才是。

(上)報，抓住了一個漢奸。

你好大的胆，怎麼當面罵起老爺來了！

啓稟老爺，抓了一個奸細。

好，快快把他帶上來吧。(兩卒擁院子上跪)這老頭兒姓什名誰，胆敢來作奸細？

啓稟將軍，小老兒不是漢奸，是雁門關總鎮胡宗光將軍的院子，名叫王忠，只因賊兵入關……

你說什麼？

賊兵入關。

唔！(轉念)講！

賊兵侵入原平，保護夫人改裝逃走，不想路遇郭將軍的隊伍，把我家夫人拿去，望求將軍看同官之誼，速將我家夫人救回，不但我家老爺感謝將軍之恩，就是小老兒也戴德非淺。

哦！原來你是胡將軍的管家，失敬了。快快起來。怎麼，你家夫人被郭將軍捉去了？

張：

卒：

張：

卒：

張：

院子：

張：

院子：

張：

院子：

張：

院子：是。

張：你夫人可叫張蘭英？

院子：正是。

張：你家老爺與你家夫人可是比箭定親？

院子：不是。我家老爺是與郭將軍比箭，我家老爺贏了一箭，纔與我家夫人訂婚的好，本官與你做主，定要將你家夫人要回來。帶這老頭兒下去，不可怠慢於他。是。管家隨我來啊。

張：卒。

（沉吟）且住，聽說胡郭兩人比箭求婚，雖然被胡宗光勝了，郭子春不忘舊愛，至今不娶。何不籍此挑撥他們兩人感情，使他們自相殘殺？他們一除，主子大兵就可以長驅無阻，豈不妙哉！我就是這個主意。這正是一條巧計安排定，兩虎行看惡鬥來。（下）

第七場

（四龍套引郭子春上）

（引）若要防胡寇，先來殺漢奸。